

IRVING STONE COLLECTION

欧文·斯通文集



Irving Stone

不朽的妻子

[美] 欧文·斯通 著

王怡宁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RVING STONE COLLECTION

欧文·斯通文集



Irving Stone

不朽的妻子

[美] 欧文·斯通 著

王怡宁 译

R2245.0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朽的妻子/〔美〕欧文·斯通 (Irving Stone) 著; 王怡宁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02-0575-7

I. 不… II. ①斯通…②王… III. 传记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7381 号

欧文·斯通文集

不朽的妻子

BU XIU DE QI ZI

〔美〕欧文斯通 著 王怡宁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375 印张 419 000 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 7-5302-0575-7

I·560 定价: 36.00 元 (精)

内 容 提 要

贝肯鲍尔是德国足球的代名词，也是足球史上少数几位能以自己的姓名标志一个时代的巨星之一。本书是他最新出版的自传。“足球皇帝”在书中向读者袒露心曲，历数作为球员及教练与黑白足球相伴搏杀的忧喜悲欢，坦陈他对金钱、名位、性、生死、友情等诸多问题的独到见解，叙说他对未来的一种既能取胜、又具观赏价值的理想足球的憧憬……本书不但活画出一代足球巨星的矫健身影，同时也使一位既充满自信与刚毅，又不无自大与傲慢，既精明又狡黠，既务实又多情的典型德国人跃然纸上。其独白式的叙说风格可使读者倍感亲切，得到阅读的极大愉悦。

序

董衡巽

欧文·斯通 (Irving Stone, 1903—1989), 美国传记作家, 生于加利福尼亚。他像他的同乡杰克·伦敦一样, 童年生活十分艰难, 先是做报童维持自己的生活, 后来当过推销员、牧童, 替人赶车; 暑假期间去果园做工。读完中学后仍打工, 赶车、站柜台, 在肉食厂、电力厂做临时工等。他读完大学之后, 又获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硕士, 后去印第安纳大学任教。

他的写作生涯是从写剧本开始的, 以后转向人物传记小说的创作。他一生写了二十五部传记小说, 其中最有名的是《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1934), 还为杰克·伦敦、尤金·德布斯、米开朗琪罗、弗洛伊德、达尔文等历史文化名人写过传, 在欧美各国很有影响, 我国译过一些, 也很受读者好评。

传记在我国一向归史类著作, 如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和传等。后来传记作家越写越精致、生动, 讲究文学性, 才有“史传文学”之称。对于传记作家来说, 始终面临一个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常常说传记文学既要有历史的真实性, 又要有文学性, 但这毕竟是笼统的说

法，究竟是偏重于前者还是突出后者，其间的幅度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究竟有多少度，传记作家是个个不同的。

我国现代传记作家朱东润先生为张居正、陆游等人立传着重史实，他“尽量引用作者的原著，因为传主关于自己的叙述”，“总是比较可靠一些”。（《陆游传》自序）冯至先生为杜甫作传，也“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杜甫传》前记）他们写的传记以叙事为主，间或有些情景交融的笔墨，也以诗文为证，不敢编造。应该说这是史的写法，但朱、冯两位前辈都是有高度文学修养的作家，朱先生文笔优美酣畅，冯先生风格朴质淡雅，常透出诗的意境，所以是“传记文学”。

国外的传记作家似乎享受的自由度多一些。法国著名传记作家莫洛亚也着重于史实，书中所写事例都凿凿有据，出于传主的书信、诗文或回忆，但同时他在取舍、选择方面有自己的价值取向，用他的话来说，是“以传记人物的眼光去发现世界，从他伟大的一生中突出具有小说情趣的内容”或“抽取富有小说情趣的细节”。（罗新璋：《莫洛亚及其传记文学》）这就是以史实为据，向小说方面靠近，因而人物形象未必全面、完整。在这方面最不受羁绊的是大仲马，对于他来说，“什么是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张英伦译《玛尔戈王后》译本序）也就是说，历史上的人或事是小说的由头，由此出发任我的想象自由驰骋，挂得上史实的，挂一挂，挂不上的，自己编。

欧文·斯通是什么情况呢？他介乎莫洛亚和大仲马之间，写的是“传记小说”。说他写的是小说，是因为他在史实的基础上虚构人物的对话，渲染人物的内心世界，还常有“尽

管无据可查，然而我相信有可能发生的小插曲”。（《梵高传》附记）最说明问题的是开篇的写法。正式的传记总是追根溯源、发掘宗谱，至少从传主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写起，然后传主呱呱坠地。斯通呢？他喜欢选择传主青少年时代具有戏剧性的生活转折点下笔。例如，《梵高传》开始时传主已经二十一岁，他爱上房东的女儿，也以为她一定爱自己，但碰了壁，他从热烈的初恋跌进失望的深渊，从此离开伦敦，放弃收入稳定的职业，自我“下放”基层，走上“农民画家”的不归路。写弗洛伊德从他二十六岁时开篇，因为那时他虽然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但谋取医学研究工作未成，只好自己开业，由此他从无数临床病例中发现一个前人未曾发现过的“无意识”的世界。斯通写杰克·伦敦倒是从呱呱坠地落笔，这是因为传主的生父是谁对伦敦来说是个谜。这种戏剧性的情节类似莫洛亚的“小说情趣”。

不论是史实传记还是传记小说，一个中心问题是怎么样写好传主，怎么样把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品格、气质、成就传达出来。为了再现传主的精神面貌，斯通在史料上所下的功夫不亚于史传作者。为写好杰克·伦敦，他从伦敦的妻子、亲友那里借来传主手书的笔记、通信、证书、各种文件和原稿；凡是在伦敦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他都一一寻求、采访，从他们那里取得第一手材料。他写《弗洛伊德传》花了六年时间，在这期间，他查阅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考察了弗洛伊德当年踪迹所至的许多地方。

传记作家都有自己的爱好。莫洛亚迷恋“浪漫派作家”，而使斯通醉心的是历史文化名人。他笔下的传主是这样一些精英：在某个文化领域历尽艰辛、坚毅不拔，最后取得不朽成就的人；不顾统治者逼迫利诱，敢于犯上，为大众寻找解

放之路的人；在没有人走过的荒野里披荆斩棘，开出一条艺术道路的人；在漆黑的隧道中寻找尽头，发现微弱光线的人；不怕权威，不顾众人讪笑，勇往直前探索科学真理的人。在《弗洛伊德传》里有这么一段描写：弗洛伊德推开窗户，眺望窗外的景色，那时他刚刚发现人的神经系统里有一个“无意识”的世界，于是他看到的不是丛林与鲜花，而从一个扇刚刚撬开的门里看见一个巨大的黑洞，这黑洞究竟有多大、有多深？有多少沟壑山丘？他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绘制出它的地形地貌？欧文·斯通喜欢写传主这样的精神面貌。

《梵高传》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斯通是懂得绘画艺术的，一般的绘画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不能令人激动的艺术”，但是看了一次梵高的画展以后，他发现一个由“色彩、阳光和运动组成的骚动不安的世界”，大地、天空、太阳、人、植物、动物……都有生命感，“一切生命的有机成分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统一体”。这激发了斯通的创作冲动，于是去研究梵高的生平，但梵高生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除了给他弟弟的一些信件之外没有留下其它书面材料，他只好“肩背旅行袋，走遍了欧洲，住在温森特（即梵高）曾经居住和作画的每一处房屋，跋涉在布拉邦特和法国南部的田野上，寻觅温森特曾经在那里安插画架，把大自然变成不朽艺术的确切地点”。斯通经过这样的亲身体验，才发现梵高的一生是如此悲惨：他经常挨饿，靠喝水度日，有了一点点收入还要去接济比他更困难的人，他进不了上流社会的绘画界，他的画卖不出去，他越画越穷，但越穷越画。他不去迎合时尚，坚持画他所想到的而不是美化他所看到的。他追求生命的运动、起伏和节奏，不管线条是如何粗糙。斯通进入了梵高的内心世界，“深入到了温森特的心灵、思想和灵魂之中”。（《梵高传》导言）

《杰克·伦敦传》也是这样，作者设身处地想伦敦之所想，体验传主的苦难、忧虑和愤怒，从感性上憎恨当时流行文学的平庸与枯萎，从而写出伦敦的光彩、刚健和生机勃勃的创作历程。

从这里可以见出斯通的创作思路。他不想写这些历史名人身后如何辉煌，甚至不多写像《向日葵》《马丁·伊登》等他们的代表作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等等。作为艺术家，斯通深深懂得：写人的成功，最能打动读者的不是结果，而是追求和探索的过程。

独木不成林。写一个艺术家或者政治家，不能孤立地写他一个人，而是要写出以传主为中心的世界。所以，“立主脑”之后还必须“密针线”。斯通阅读传主的书面材料之后，一定要采访在传主一生中起过作用的人，走遍传主到过的地方，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考察等等。这就是以感性知识去构建和充实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从中心人物的人际关系中，从他如何对待各种各样事件的态度中，表现传主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

斯通在写梵高的同时也描写了高更、修拉、塞尚和劳特累克。这些开创一代画风的印象派画家个个标新立异，一个人一个脾气，有的执著，有的随和，有的冷静，有的疯狂，尤其是高更同梵高永无休止的争吵和互爱互助的情谊，透出艺术家们不同的个性。在斯通的笔下，传主周围的人不是只起道具作用的配角，而是有生命、有个性的人物。

在主人公活动的背景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斯通现实主义小说逼真的细节描写。比如比利时煤矿工人对梵高（当时是牧师）的诉说：

在博里纳日我们连奴隶都不如，我们是牲口。早上三点钟我们就从马卡塞下井了，中间吃饭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然后就一直干到下午四点钟。地底下又黑又热，先生，我们不得不光着身子干活，空气里又充满煤尘和毒瓦斯，我们都无法呼吸！人们在矿床上挖煤时连站起身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跪在那里，弯着身子干。我们这里不分男孩女孩都是从八九岁就开始下井，不满二十岁就开始发烧，害上了肺病。要是没有死于瓦斯爆炸或罐笼事故，我们可以活到四十岁，然后便死于肺结核病！

梵高亲耳听到过瓦斯爆炸，但矿工们和他们的家属关心的不是被压在矿井底下的死者，而是煤矿因此开不了工，活着的人面临饿死的危险。这种自卑的草民心理引起梵高的同情和悲愤。像这样的细节、这样的生活背景都成了梵高世界的一部分，铸成他终生关怀穷人、为穷人而画的生活目标，是把他推向辉煌的生活基础。这说明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与中心人物之间的有机的互动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传记小说家，欧文·斯通有他的局限性。他奉行“只述不评”的创作原则，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平民意识和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适者生存哲学……都可以和平共处，作者不加剖析，只要传主信奉的，作者一概肯定，这有时给人一种混杂的感觉。还有，传主当时认为是先进的、超前的科学，在今天看是不科学或者落伍了。这当然是科学发展的缘故，不能苛求斯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这次推出的《欧文·斯通文集》包

括十一部重要的传记小说。因为这些小说的内容涉及政治、法律、历史、科学、医学、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内容，编辑部力求在各方面专家或内行人中组织译稿。他们对译文的要求不只是准确，还要求通畅、生动，所以这是一套高质量的传记丛书，能够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我相信中国读者读了这些历史名人的传记，不只可以得到艺术的享受，还可能在思想境界上取得一点升华。只有站在这些文化名人的高度，才能对比、看清我们今天的现实，从而奋起直追，去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

这套文集的出版对我国创作界也不无镜鉴作用。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名人无计其数，尤其是近代以降史料增多，为作家们发挥想象铺下了坚实的地基。那些在政治、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期待着作家们再现他们当年的辉煌。

目 录

第一章	小荷欲露尖尖角	(1)
第二章	深闺吟	(81)
第三章	雨骤风狂	(178)
第四章	千锤百炼 白手兴家	(267)
第五章	梦断青云路	(352)
第六章	战地黄花	(420)
第七章	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	(506)
原著跋	(560)

第一章

小荷欲露尖尖角

1

她一阵风似的冲进英格丽希女校的会客室，淡褐色的眼睛因愤怒而闪亮，猛烈的动作使塔夫绸长裙发出的沙沙声从轻吟变成了喧嚣。杰西·本顿根本没有环顾左右，径直冲着父亲低声嚷起来：“我一天也不要再待在这个学校了！我今晚就跟你回家！”

她父亲没有提高喉咙，只是平和地问道：“怎么啦？”

“我已经选了哈丽特·威廉斯作‘五月皇后’。她是全校最漂亮的女孩，舞也跳得最好。但今天早餐时英格丽希小姐却通知我们必须重选‘皇后’。”

托马斯·本顿^①凝视着女儿的大眼睛。

“我想你会冷静地接受了这个决定的，是吗？”

她以一种强烈否定的姿态猛摇了一下头。“不，这个决

^① 托马斯·本顿（1782—1858）：美国作家、民主党领袖，一贯维护农民利益和支持开发西部。

定既不公正又不合理。哈丽特是正当选举的最佳人选！”

“后来呢？”

“英格丽希小姐把我叫到餐室里，把她的手放在我额上说，‘杰西小姐，你好像发烧了。请报告医务室。’”

汤姆·本顿暗暗笑着，模仿女儿严肃的嗓音问道：“热番泻叶茶^①味道如何？”

“糟透了，谢谢您。他们把我单独关了一整天。不过我也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策划一次反抗。五月节那天所有姑娘都会抱怨头疼，于是我们全都会被送到床上去喝热番泻叶茶。但看着别的‘皇后’跳舞，比起喝苦茶来至少还要痛苦一倍！她们选中菲茨休，只因她出身豪门，而哈丽特的父亲不过是个小公务员……”

“亲爱的杰西，”父亲打断了她的话，“你妈妈身体不太好，不能来参加音乐晚会，因此我带了一位朋友来。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中尉。”

一位身着军服的年轻人原先站在汤姆·本顿椅子后面几步远处，这时向前几步走进了烛光中。杰西早餐时就开始蕴积的愤怒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突然拔去塞子的一满桶红酒一样。她第一个念头就是：终于遇见一个比普雷斯顿表哥更漂亮的男人了。我很高兴我还不太蠢，没穿那件花里胡哨的粉底带玫瑰格的新衣，而是穿了这件朴素的蓝点平纹布衣服。

她伸出右手，立刻就被他握紧了。这位年轻人以某种率直的态度握住她的手不放。这只手、这种紧握，恰能与她相匹配。她立即感到这次握手并不只是一种空洞的社交姿态，而是一次短暂的肌肤相触。

^① 番泻叶茶 (senna Tea)：用作泻药，山扁豆属植物。

预感退潮了，她听见父亲在对她说话。

“……‘五月皇后’我想该是学校里最好的学生。哈丽特是班上的尖子吗？”

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才勉强使自己回到这场讨论中来。今天早晨似乎已经那么遥远。对学校的厌恶使她盯住哈丽特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把这作为逃离学校的手段。

“不，”她承认，“哈丽特在桑树上拔尖的时候远比在班级里拔尖的时候要多。我们能从宿舍窗口直接爬到桑树上，老师们根本听不到我们说笑。”

“你有懈可击，”托马斯·哈特·本顿参议员用主教般的口吻宣布说，“当你决定要让哈丽特当选时，你就应该像争取她的选票一样督促她学习。对吗，弗里蒙特中尉，”他继续说，“搞政治就如同战争，我们必须永远不让人有懈可击？”

“是的，”中尉喃喃道，“在战争、政治和爱情中都应如此，但并非永远容易做到。”

杰西钦佩地凝视着他，心想，他巧妙地挫败了父亲。

“至于五月节起义，”她父亲继续说道，“反抗往往是危险的事，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杰西向弗里蒙特中尉转过浮雕般的脸庞，一头棕色长发由当中分开，遮住整个耳朵，只露出一点头垂，巧妙地衬出优美的鹅蛋脸。相对于如此纤巧的脸庞，她的唇形却是惊人地美，双唇鲜红，辉映着凝脂般的雪肤。当她飞快地思考时，双颊很快染上红晕，比如像现在她低低说话的时候。

“我父亲作这种布道实在不够资格，弗里蒙特中尉。他和安格鲁·杰克逊反抗陆军部的种种故事曾哺育我长大。”

她父亲作了一个闪避的姿态，愉快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他俩亲密相处的那些岁月教会了杰西如何转移父亲即将发出的指责。

“不过，我会放弃这个主意，”她同意了，“这样做其实没有一点好处，哈丽特的母亲今天下午已经带她离开了学校。来，先生们，让我们到礼堂去吧，音乐随时可能响起。”

她坐在父亲和中尉中间，这时她的姐姐艾莉莎正式开始弹奏一支巴赫的赋格曲，弹得准确但却没有什么灵气。礼堂里约有一百位宾客；小舞台被装饰着的脚灯那轻柔的光照亮，深蓝色帷幕拉开，遮住两边窗户，挡住了早春二月的薄暮轻寒。他们因为听她讲述哈丽特的故事而来晚了，只好坐在门边的一个角落。她很喜欢这个位置，这给了她一个在半明半暗中研究弗里蒙特面孔的机会。

她惊奇地发现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比她高不了多少，因为他俩靠在绿绸沙发上的肩膀刚巧一般高，两人的眼睛也处在同一高度。

怎么，他很矮嘛。她想，正好和我一样高，而我的身高只有五英尺二。真奇怪，站着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看上去绝不猥琐。

她转眼看父亲，他高出她许多，身材魁伟，肩膀虽像她一样陡削，却透出多年户外生活练就的持重，显得孔武有力。

她对音乐并不太感兴趣，尤其对于这支艾莉莎在整整一周里反复灌进她耳膜的赋格曲。她漫无目标地环视着周围坐在各自父母身边的同学们。她本不想来念这所位于华盛顿郊区乔治敦的英格丽希女子寄宿学校。她还记得当年父亲非让她去学校念书时的情景。

“我在那儿怎会比在家学到更多知识？”她央求着，“在我跟着你一起读遍世界文学之后怎能再去读那些儿童教材？以后谁帮你准备报告和讲演稿？谁在你因政敌的愚蠢而大叫大嚷和猛跺地板时设法平息你的怒气？看在上帝份上，汤

姆·本顿，我不想去那所女子寄宿学校。”

“是的，你说得不错，杰西；”他说道，他的头低垂下来，眼光转向别处，“但如果有人指责你缺乏礼貌或优雅或是任何你本该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我担心你会因过多陪伴我而来不及享受青春。你妈妈总是怪我夺走了你的童年。”

“但那不是真的，”她大声说，因母亲的盲目而痛心，“我随你一起度过了了不起的童年时代：我们每年秋天去乡下猎鹌鹑，一边吃饼干和苹果当午餐，一边听你念你的朋友奥杜邦^①写的故事；当你竞选时我们用好几个星期在马鞍上穿越整个密苏里；我们……”

“妈妈说你太散漫。她认为你需要课堂作业，她说你需要学习玩女孩子的游戏。”

“不过，天知道，爸爸，”她回答说，“我才不要玩那些游戏呢。而且你能不能告诉我，既然我们每次外出野餐时你都让我用希腊文朗读并抄写荷马的《奥德赛》，为什么我还需要课堂纪律的约束？如果你能找出一个英格丽希女校的姑娘比我受过更好的教育，我就把你的二十卷《大不列颠案例》吞下去。”

她父亲听也不听。

“我明白我的责任，杰西，而且我是一个不会轻易改变主张的人。”

那天傍晚，她回到他的藏书室，重新站在他面前时，身上裹着厚毛毯，眼睛又红又肿，棕发剪到齐肩长。

“老天，你对自己干了些什么？杰西。”她父亲痛苦地喊道。

^① 约翰·詹姆斯·奥杜邦 (1785—1851)：美国博物学家、艺术家。